

梁啟超父母家教觀

人生在線

梁啟超在他的《三十自述》裡說：「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到了十歲時，竟然熟讀《史記》到背誦如流的地步。三村四鄰都稱讚梁啟超是神童，或者是天才，不是一般孩子能比得上的。可是梁啟超的父親梁蓮澗卻一直把梁啟超當做一個平常的孩子來對待，嚴格要求，一絲不苟。梁蓮澗雖然在鄉裡教書，可是生活並不十分富裕，終年靠耕田為生。所以梁啟超讀書，父親總要吩咐他下田幹活，有時來不及到田裡，就讓他幫大人做做家務，不能讓梁啟超成為游手好閒之徒。

《漢書》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其史料性和文學性可以和司馬遷的《史記》相媲美。有一次，梁啟超讀前幾天父親給他買的《漢書》，《史記》裡曾經記載的故事就歷歷在目，梁啟超不由得搖頭擺腦，沾沾自喜。清代姚鼐的《古文辭類纂》是一部輯錄戰國至清代古文的文章，其中《戰國策》、《史記》、兩漢散文家、唐宋八大家及明代歸有光、清代方苞、劉大槐等的文章佔有很大的比重。梁啟超讀《古文辭類纂》時，裡面不少文章他都爛熟於心，不由得又是搖頭擺腦，沾沾自喜，覺得自個兒就是小神童或者小天才。這一情景被父親梁蓮澗發現了，父親就板著面孔，瞪著眼睛，狠狠把梁啟超訓了一頓。梁蓮澗說：「汝自視乃如常兒乎！」父親的訓斥如一瓢冷水猛然澆醒了童年的梁啟超，從此梁啟超溫習功課都憶起父親的這句話，不敢有半點馬虎和驕傲心理。

陸琴華

父親嚴厲，母親趙氏對梁啟超的教育也一點兒不含糊。如果說父親梁蓮澗側重於梁啟超學業上的督促，那麼母親趙氏就是一門心思教育梁啟超不說假話，誠信做人。因為「誠實比一切智謀更好，而且它是智謀的基本條件。」梁啟超六歲時，因為一件瑣事，無意中說了一回假話。那是一句什麼假話呢？不要說成年後的梁啟超記不得了，就是事發時梁啟超也沒有什麼印象，也就是說完這句假話，他轉臉就忘了，可是他的母親趙氏卻一直銘記在心。梁啟超吃完晚飯後，正準備去自己房間溫習功課，卻被母親叫到了臥室。母親會有什麼事呢？以前好像沒有過這檔子事，因為全家人一吃過飯，母親就開始手腳不停地打理家務了，直到夜深人靜才算。梁啟超一臉狐疑地來到母親的臥室，瞧著母親一臉的怒氣，早嚇得全身打顫不知如何是好。記得成年後的梁啟超在《我之為童子時》一文裡寫道：「我有生以來，只記得母親終日含笑，今忽見其盛怒之狀，幾不復認識吾母矣。」可見當時趙氏生氣發怒程度是多麼厲害。一開始，母親不問青紅皂白就斷然呵斥梁啟超：「跪下！」跪下的梁啟超驚駭之餘，仍是一頭霧水，趙氏呢，隨之就將梁啟超「翻伏在膝前」，舉起鞭子猛抽十幾下。打完，趙氏才說：「汝若再說謊，將來變成強盜，變成乞丐。」趙氏認為撒謊說假話無疑是萬惡之源。「男兒志兮天下事，但有進兮不有止，言志已酬便無志。」這是梁啟超在變法失敗後所寫，字裡行間表達了他不灰心氣餒，繼續奮鬥的積極進取精神。梁啟超之所以能成為我國近代史上的一位非常有影響力的大學問家和大思想家，與他父母嚴厲的家庭教育是分不開的。

村上春樹的真正朋友

嚴輝文



村上春樹是一個老宅男，但這並不影響他擁有真正心靈相通的朋友。真正心靈相通是什麼意思呢？我願意理解為：他可以在文章中寫人家，人家也可以在文章中寫他。

眾所周知，村上春樹有位心靈相通的畫家朋友叫安西水丸。跟眾多擁有筆名的知名作家一樣，這位人氣畫家的真名許多讀者反倒不知道了。不過，村上春樹就知道並永遠記著安西水丸的本名叫渡邊昇。不僅如此，他幾乎時刻都沒有忘記拿這個名字開關，還當仁不讓地拿來作為自己小說中主人公的名字。這麼說起來，許多人肯定一下子會聯想到《挪威的森林》裡面的渡邊君了。

當然，《挪威的森林》是直接拿了渡邊君的名字，人物的年齡、職業、行止之類大致是對不上號的。即便如此，能夠將好朋友的名字信手拈來，直接用到小說中去，非至交知己不能為也。同時更表明了村上非尋常的村上，而安西（渡邊昇）亦非平庸的安西（渡邊昇）。

村上與安西永遠是惺惺相惜的，或許是愛屋及鳥之故吧，渡邊昇這個名字，村上也是太過愛不釋手，簡直快要被他玩壞了。當然，村上春樹仍是有所顧忌的，在小說《奇鳥行狀錄》中，渡邊昇竟變異成了綿谷升。何以如此？鑒於書中綿谷升是黑暗勢力代表人物，是個大壞蛋，村上於是不得不在戀戀不捨之際稍微作了一點技術性處理——儘管在日文中，渡邊昇、綿谷升發音相去無幾。為了感謝村上春樹在使用名字時的仁慈之心和「不殺之恩」，安西水丸調侃道：村上兄說到底還是個好人。

在村上春樹與安西水丸的文壇公案或者佳話中，村上對安西，從來都是寓敬意於調侃之中的。村上取笑安西的得意之作，散見於幾篇紀實性小散文中。

在一篇叫做《贈人禮物者，受人禮物者》的短文中，村上開門見山說，只喜歡穿自己買的衣服，不喜歡別人贈送的衣服，連老婆買的衣服也不愛。例外的情形只發生在安西水丸身上。「水丸兄送我的東西，大多很對我的胃口，我時常穿戴。大概他平時善於觀察對方，能找出般配的東西。我是個男人倒罷了，倘若是個女人，受到如此細心的照顧，說不定會怦然動心呢。」

在一篇叫做《安西水丸只能讚揚》的文章中，村上春樹雖然明知安西「是個值得讚揚之處太多，實在容易讚揚的人」，但偏偏要說成是安西因為顧忌社會影響、家庭原因、友誼分量而不容他不讚揚。浸透文章中俏皮的刻畫、幽默的筆法，上次村上忍俊不禁。

村上模仿安西的口語寫道：「哎呀，上次村上兄你寫我的那篇文章，寫得可好玩啦。不過，咳咳，我倒是沒關係啦。我把，咳咳，這種事我是根本不不在乎的。只是我家裡好像有點怪。喏，就是我老婆，咳咳，還有我女兒，讀的時候表情有點怪怪的。再加上我那老岳母，咳咳，那樣的東西登出來了，岳母不免擔心，還專門打了電話過來呢。」

村上說道，這話要是給不明真相的陌生人聽到了，一定會指責他——「這個叫水丸的為人忠厚，簡直就像彌勒佛，還愛家如命。那個姓村上的傢伙又猥瑣又愚蠢，連一丁點憐憫心都沒有，肯定是頭笨熊。」

就連讚揚安西技藝高超的過人畫技時，也是一臉的不正經。村上嘖嘖，安西給他畫隔扇時把魚兒畫成了雞魚乾，他後來的「貓兒眼」下沒有把隔扇上畫的魚當成真魚狂撲去。不過今家的事情我也說不準。「說不定安西水丸就是一個真正的天才。說不定不久後貓兒也真正理解了水丸先生繪畫的藝術性，飢腸轆轆時也可能衝著隔扇上的魚兒猛撲過去。」

總之，安西水丸是只能讚揚，村上也故意寫他只能被迫讚揚這位畫家，是出於無奈和別無選擇，簡直像被挾迫一樣，而不是發自內心的讚揚。但他越是不讚揚，人們越是不能不把他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精彩筆墨理解成發自內心的讚揚。

還有在一篇叫做《安西水丸在看着你》畫評式的文章中，他除了高度讚揚安西的畫作具備無可替代、獨一無二的「安西水丸性」（這也是巧妙的讚揚）之外，又警告讀者說：「安西水丸周圍的各位女士先生，請多加小心，你身邊可能隱藏著安西水丸照相機，正在用那靈敏的鏡頭觀察你。」嘖嘖，原來村上先生時刻準備「將人速進作品中去」的德性，竟是跟安西學的，這不正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嗎？

回歸背景與澳門類似的香港，與香港相關的學術研究也頗多；多年前出版的《香港史新編》一書，主編是王康武教授和鄭德華教授；鄭氏目前正在實際執行修訂版的編撰工作（鄭氏是澳門大學的教授）；一九八五年，我的《香港文學初探》出版，此書有港內外第一本香港文學評論專著之稱；這裡只舉一二例子。至於「香港學」，好像只有洪清田博士冷冷清清的在提倡，在努力；他主持的「香港學協會」，似乎並不多勢。當然，「香港研究」不一定要建立「香港學」目前「香港學」此名若有似無，而「實」呢，不要跟澳門爭排名了。

杭州這些歷史文化名城，好像都不開有「上海學」「成都學」之類的名堂。澳門學耀耀地崛起，因為研究成果繁榮，各方矚目，真成為「學霸」了。澳門學輝煌地崛起，除了研究成果繁榮，各方矚目，真成為「學霸」了。澳門學輝煌地崛起，除了研究成果繁榮，各方矚目，真成為「學霸」了。澳門學輝煌地崛起，除了研究成果繁榮，各方矚目，真成為「學霸」了。

澳門學與香港學

黃維樑



澳門歷史少說也有四、五百年，面積小，卻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鎮。上世紀八十年代，香港和澳門將先後回歸祖國的消息傳出，內地加強研究這兩個殖民地地政策既定，相關的學術研究乃告展開。一些澳門學者早著先鞭，一九八六年，在一個澳門研究的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了建立「澳門學」的構思；頗有人呼應，經過多年籌劃，「澳門學」這棵樹種植起來了。二〇一〇年四月，「首屆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澳門大學盛大召開。有心插柳，且柳樹成蔭。直至二〇一五年六月，澳門國際學術研討會已開了四屆，每屆論文都有數十篇。由「澳門基金會」出版的《澳門研究》學術季刊，則於一九八八年創刊，至今已出版了七十多期。澳門和內地各大出版社編印的各種澳門研究書籍，列起目錄來，要佔滿好幾張紙。

也談生死也談情

——悼念穆青

白頭翁



十月十一日是穆青的忌日。十二年前，穆青平靜地閉上了兩眼，似乎無怨無悔地默默走了，無聲無息地去找另外的世界。

記得穆青在山西戰地重遊時說到劉胡蘭的死，說起毛主席的題詞，穆青望著那層層疊疊的太行山說，人生得平凡，死得平常也是一種人生。

穆青很深情地講起他在河南杞縣大同中學的同學。

穆青在杞縣大同中學有一位非常要好，他內心也十分敬重的同學。受老師梁雷的影響，他們同學四人要一起去山西臨汾參加抗日鬥爭。臨上火車了，那位同學的父母急沖沖地趕來，說死說活不讓他走，父母並不是不讓他上山西抗日，而是讓他「完婚」以後再赴臨汾。兩位老人說得淚流滿面，在火車啓動的瞬間，大家才決定，先「完婚」再抗日，握手灑淚告別，相約三個月後抗日前線再見。

誰能知道，這一別竟是命運之別。信命不信命，命在其中。這位同學後來果然毅然決然地告別新婚的妻子，投軍從戎，拋家別業，參軍打日本。但他走時，河南和山西的交通已斷，他參加了國民黨中央軍的鐵路護路軍。

他在信中對穆青說：「咱們肩並肩地戰鬥，你在山西，我在河南，咱們比着多殺日本鬼子。」那時穆青不是共產黨員，他的同學也不是國民黨員，他們都是有一腔熱血的愛國青年。

在人生選擇上，當他從臨汾火車站下車時，車站上到處都是招兵的旗幟，都寫着抗日救國，青年有責！當兵抗日，保家衛國！要不是梁雷老師有交代，他很可能被別人拉走了。中央軍、晉綏軍，各路軍隊都千方百計拉青年學生，八路軍在一個很不起眼的地方，好地方都讓國民黨佔了。穆青笑了。中央軍的招兵宣傳最厲害，讓胸前掛滿勳章的老兵現場講殺鬼子，立大功。「我的那位同學參加了國民黨的護路軍。我能理解，以後歷次政治運動整他，讓他交代為什麼積極主動



穆青遺照 (作者供圖)

地參加國民黨軍隊？調查到我，我替他說，為了抗日！」

穆青晚年的眼神很莊重，點點老人斑中能看見不盡的歲月。

從抗戰八年到內戰三年，到一九四九年他隨部隊起義，穆青的同學已經是國民黨校官了。穆青說，那個時期的知識分子，在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邊都吃香。

隨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他那位同學幾乎都經歷過，肅反運動差點被槍斃，判刑坐牢，一九六〇年蔣介石鬧着要反攻，他都被押上刑場，後又不知什麼原因被拖下刑車，可謂九死一生，家破人亡。穆青說：「那年回去見老同學，我唯獨不敢看的就是他。人被折騰得已經認不出來了。我真後悔！想當初要是一咬牙，一把把他拉上火車，我相信他會是一名八路軍的戰士，死了，也是抗日英雄。」

穆青講，他也會面臨生死抉擇。

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是敵後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敵人的「三光政策」給八路軍造成很大困難。他們有時候排隊打飯，班長一個人分給七顆黑豆，其餘的「配料」自己挖野菜捋樹葉去。有一次他們隨部隊打了一個小勝仗，在清理戰場時繳獲了兩個沉甸甸的大木箱。同志們都興奮地猜測日本人在箱子裡放了什麼？有說洋麵的，有說洋米的，大部分都說繳獲的是日本罐頭。



杭州的夏天，太陽神肯定是瘋的，好多天都處在癡狂狀態，肆無忌憚得可以。

有比較才有鑒別，熱得昏了頭，稍一感受到涼，便驚地發現：秋天的前鋒已經來到了我們中間。燥熱終於退卻，有了好心境，就想趕時髦，信手願為秋天做文章。

一年四季之中，我偏愛兩個季節，那就是春秋和秋，前者脫離了冬的一身臃腫，何其快哉；後者逃離了夏日酷暑的煎熬和莫名的煩躁，多少逍遙。那種有比較才有鑒別的實實在在的哲理，沉浸於每個人的心中，我相信那份有趣是沒得說的。

但，相比之下我還是偏愛秋天則個。

秋來了，又預示着冬的邁進，依戀珍惜之情，更是油然而生，好希望它常駐我們人間呵！秋天事實也很妙，那天高雲淡、橙紅桔綠的秋韻；那桂子中天落、黃花奪魁首的秋趣；那雨打芭蕉、風掃蓮葉的秋意；那蟹

黃稻熟、把盞聚歡的秋樂，時不時撩撥着心扉，引起一串串、一陣陣甜滋滋、喜悠悠的遐想和神往。

秋天把美麗和自豪全部寫進了它精悍的內容，秋天把生命的博大和豐盛組合在它廣闊的懷抱。生活中的一個個插曲，匯成了秋美妙的交響；鏡頭下一輪輪會心的笑，展現出秋瑰麗的畫圖。

秋是美的化身，秋是喜的標誌，秋是樂的季節，秋是香的歲月。這是人們在耕耘中獲得收穫的吉慶，這是我們對豐碩和成熟的品味，自然，這是秋天對勤勞和付出最慷慨的饋贈！

因着愛秋，我常常喜歡客人秋日來杭州，或賞三秋桂子，或觀錢江秋潮，讀懂江南秀色的精華。因着秋天，我有時便會無端責怪古人：好端端的秋天，為什麼總要悲悲戚戚地去借風雨兩、喻花對月，弄出些詩呀詞呀的來悲秋呢！「秋風吹地百草乾」，「秋風秋雨愁煞人」，弄得不是滋味，掃了興致，煞了風景。轉而一想，也就體諒了，所處

打開以後，所有的人都驚呆了！嚇傻了！就是老兵也嚇得瞠目結舌！原來是整整兩大箱被剝下來的人手！幾十年後，穆青說到此，舉着香煙的手還微微發抖。

有一天，穆青執行任務回來，正在河邊洗衣服，被路過的一二〇師宣傳部長徐文烈看見。徐文烈很驚訝地問他為什麼還沒走？穆青問去哪裡？他剛回來。穆青不知道，鑒於當時敵後鬥爭異常殘酷，環境異常艱苦，中央決定抽調一批年輕有為的幹部到延安學習，為後來的鬥爭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穆青雖然已經被宣傳部定為抽調到延安學習的幹部，但當時他所在部隊的政委卻不願意在戰鬥這麼頻繁的時刻放穆青這麼一個幹走。在徐部長的督催下，穆青領了十五塊大洋，背上一把盒子槍，槍膛裡壓着三顆子彈，一個人摸黑上了路。當時敵後鬥爭複雜多變，漢奸鬼子神出鬼沒，穆青白天藏起來，晚上趕路。從興縣的古口鎮，曲曲彎彎直奔黃河渡口黑峪口。害怕了，就把盒子槍掛在手裡。穆青說，真沒想到，這竟是他的生死抉擇。後來得知，他離隊不過六、七天，三十多個日本特務隊化裝成老百姓，披着放羊人的破羊皮襖，突襲他們宣傳隊的駐地。鬼子進村幾乎摸到門才被發現，戰鬥打得異常慘烈。穆青所在的那一班戰士非傷即亡，他朝夕相處最要好的幾位戰友都犧牲了。穆青說，如果他不走，肯定犧牲了……

青青的香煙煙霧在他頭頂上匯成了一個神奇的構圖。

穆青說：「徐文烈是我的老首長，也可以說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整得家破人亡，屈死在青海，我都不知道，沒能去看他最後一眼，沒能去送他一程。心頭總覺得欠著老首長的債，這輩子是還不上了。」

當人垂垂老矣，杏花落滿頭時，那些豪言壯語，凌雲壯志，過五關斬六將的英雄壯舉似乎都在記憶中飄得很遠很遠，沉澱在記憶之中的倒是那些當時似乎無輕無重卻有情有義的人和事。我問穆青，您一生給那麼多人題過字，您覺得寫得最愜意，最灑脫的是哪幅字？沒想到穆青說是酒醉人，茶亦醉人……

穆青一生不沾酒，半生不離茶。老人家一路走好。焚燒祭文的青煙會追隨着您。雖然有時候我們確實讀不懂您……

文短情長，吟詩再敬老人家。

秋風漸起石榴紅，遙想兩度山西行。東水河畔笑聲朗，偏關城下淚水橫。文章深處能擒虎，筆下風雲夜屠龍。讀罷詩文頭飛雪，淚濕殘夢夜半逢。

的時代、各懷的心境、逢着的遭遇迥異不同，那抒發的意思也就不不同了。

其實，初秋的爽朗，中秋的明媚，晚秋的悲壯，整個秋天並不只是氣候宜人，不只是「秋陽向尚朗，兩岸點紅環」的景色迷人，而是因為它是四季生命環鏈的生動一環，是收穫和飄香最輝煌的日子。這秋天的好，這秋意的濃，並不是一個獨立單元，不是一個獨立的王國。沒有媚春的萌芽，苦夏的蓬勃，嚴冬的積蓄，這秋天的寫意便會黯然失色，或者是不復存在！

季節風雲，儘管它們的各種表現方式不同，各類結果各異，但要獲得金色的收成，只有在堅毅中跋涉，在困苦中錘煉，沒有耕耘和汗水不行，沒有思考和謀算也不行。人類沒有坐享現成的天真和權利，一味沉浸在一個秋天的喜悅之中，在第二個秋天就會失去很多東西，說盡季節最好，陽光正宜。

只有在秋霜裡結好你的果實，就不必在春花面前還羞澀。這是秋殷殷切切的寄語，也是整個年序實實在在的贈言。

《何日君再來》是廣告歌？

余仁杰



「日」的名人的事跡，也藉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根據已掌握史料，先簡介一下這位寧波商幫中的先人。方波仙（一八九三年至一九四〇年），寧波鎮海人，祖上業商。早年曾師從德籍化學師專攻化學工業。民國初年，創辦中國化學工業社，設廠於上海，製造化妝品、調味品、家用藥品、蚊香及工業原料等，均以「三星」為商標，風行一時，後又創設永盛薄荷廠，「生產薄荷精、薄荷腦，與日貨競爭獲勝。後又集資開辦造船廠公司。日本侵華期間，提倡國貨抵制日貨，在上海開設中國國貨公司，自任董事長兼總經理。為推廣國貨，發展民族工業不遺餘力。全面抗戰爆發後，上海淪為孤島後，一九四〇年七月被日偽綁架，慘遭殺害。

《廣告歌》的由來是：一九三七年二月，上海藝華影業公司受方波仙「中化社」資助，拍攝故事片《三星伴月》，導演方波仙請劉雪庵寫片中插曲，劉就將五年前的曲子交給了導演，並由編劇員林工詞，於是就有了《何日君再來》。這部電影講述實業救國、開辦工廠的實業家與女歌星相愛故事，劇中女主角的飾演者正是「金鐘子」周璇。在周璇的演繹之下，這首歌很快紅遍上海灘及周邊地區，而嵌入片名中的「三星」產品名（三星牙膏、三星花露水、三星蚊香等等）也深入人心，成為絕妙廣告。當時人們一聽到此歌，也就會想起「三星」。

凡是上了年紀的，特別是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過來的上海、江浙一帶及其他大城市的人們，一定都記得當年有首由大名鼎鼎的「金嗓子」周璇所唱的名曲《何日君再來》，而且一直風靡各地，許多人都會吟唱。儘管已經過去將近八十年了，但還有不少人仍記得它的歌詞，仍會吟唱。其歌詞是：「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愁難解笑眉，淚滿相思帶。今宵離別後，何日君再來？」人們在平時閱讀中，常會讀到「好花不常開，好景不常在」、「何日君再來」、「人生能有幾回醉」等話語，可見這首歌曲影響的深廣。它的作者上海著名音樂家劉雪庵，原是在一九三二年創作的一首探戈舞曲，直至一九三七年才由電影編劇員林填詞。詞曲的完美結合便成為一首膾炙人口的歌曲。那麼，這首當年的流行歌曲《何日君再來》，究竟是首什麼歌？大家自然會說是情歌。但在大陸版「左」橫行的年代，卻稱其為「黃色歌曲」。一九五七年反右政治運動中，音樂家也作為一條「罪狀」。其實這首歌到僅是個諧謔曲也作為一條「罪狀」。其實這首歌到僅是個諧謔曲也作為一條「罪狀」。其實這首歌到僅是個諧謔曲也作為一條「罪狀」。

更引起筆者極大興趣的是：這首「廣告歌」竟還與當年寧波商幫中的著名「國貨大王」方波仙密切相關。而方的老家又與筆者老家相近，且筆者作為文史策劃者，也一直在關注有關歷史上寧波商幫的人與事，故要弄清「廣告歌」真相。